



□许志杰

冯沅君先生学贯东西，学术精优，是学界不可多得文史通识人才。

冯沅君同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早年以笔名“淦女士”发表的小说《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殊不知，冯先生还是一位涉猎广泛的“杂家”，对音乐、诗词颇有深功，又是一位创作丰盛的诗人。她写了大量现代诗歌，创作很多声律工整，用典考究，字词优美的古典诗词，在现代诗词歌坛占有一席之地。

冯先生的诗词歌赋没有停留在独吟浅唱的自我世界，而是走出书斋放眼现世，关怀黎民百姓之日常，关注发生在自己身边或改造旧面貌、迎来新生活的社会变革。其中《歌唱跋山水库》词四首，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创作于1959年，距今超过60年，依然可见当年已经60岁的冯先生，为建设者战天斗地、昼夜奋战修建水库的英雄气概所感动的文字表达，是先生饱蘸浓情厚意的致敬礼。在此选录《歌唱跋山水库——词四首》：

蝶恋花

沂水青徐称害水，古往今来，何限伤心泪！多少田园波浪里，几人失却妻和子。

填海移山怀壮志，党意殷殷，面命还提耳。一担土沙千斛米，逆风战雪忘劳瘁。

点绛唇

月色微茫，众山似虎沈沈

睡。万星连缀，指点施工地。箫管悠扬，杭育声如沸。千年记，雄奇瑰丽，如此人世間。

其二

封豕长蛇，无如山国英雄地；出生入死，火里青莲蕊。信美江山，不尽英雄气。长堤起，水从人意，稻熟鱼堪脍。

其三

领导英明，从来党是人民党；东风和畅，大地花齐放。公社云兴，群众天才创。沂河上，红旗飘荡，镇住蛟龙项。

对于写诗，冯沅君在她著名的书信体小说《春痕》中曾有妙论，她这样写道：“诗之所以可贵，就是它不是随时要随时有的。诗之大体多成于兴会，而诗之字句不妨加一推敲。”要理解冯先生这四首词的时代含义和当代性，就得从跋山水库修建的历史条件与要求，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层层讲起。

为此笔者于癸卯之夏，前往水库实地考察，领略风光旖旎、渔歌唱晚的跋山景色，深入移民村与当年水库移民交谈，从中体味冯先生诗词所蕴含的人文情怀，以及歌者发自内心颂咏广大参建人员的激昂心绪。

跋山水库建在发源于沂源县域的沂河中上段、沂水县北部的跋山脚下，因之而得名。1959年10月开建，调集沂水全县六万多名民工，1960年5月完成第一工程段，水库初步成型，开始蓄水。跋山即《水经注》中所说的爆山，古爆山又名雹山、龙泉山，山有二峰，相隔不足500米，双峦并丽，固为一体，远观成景，近则虎威镇水，成为跋山水库之秀美景色。跋山水库大坝西岸有一座小山崮，当地人称其为无儿崮。

传说战国末年，东周灭亡，周赧王之子姬召逃亡到姬王崮，为了固守此崮，姬召让其子

率大队人马，屯兵在离姬王崮不远处的瑞云崮，紧要关头互相策应，夹击敌兵。父子相约，一旦受到攻击，击鼓为警，一方听到击鼓声立即出兵救援。可是这位驻守瑞云崮的儿子一贯游手好闲，做事随意，经常想起来就命人击鼓，闹着玩。父亲开始时当真，听到击鼓声即刻派兵，到了一看却是儿子闹着玩。有次追兵真的来了，儿子击鼓，父亲误认为又是戏弄兵士，未加理会，招致全军被灭。因此之故，当地人将瑞云崮改为无儿崮，警示后人切勿重蹈姬召之子败兵丧家覆辙。

跋山下有大伴城、小伴城、前古城、后古城等村落，历史十分悠久。为了修建水库，沂水县动员搬迁处于水库底的47个村庄，人口5万4千多人。村民们克服困难撤离，有的到外地投靠亲戚好友，大部分村民按照政府划定的地段，拖家带口，安家落户。位于跋山水库蓄水库大坝西端的移民村，就是那时候迁至此地，如今已经过去60多年。一位搬家时不到10岁，现已70岁的农家妇女，回忆起当时全村人的艰辛，依然激动。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这个移民村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常住人口达到700多人。尤其近些年国家实行库区移民补助政策，每人每月给予一定数目的生活费用，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固守家园，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冯沅君和陆侃如两位先生1959年初冬随山东文联组织的文艺工作者访问团（山东省水利建设文化服务团），到跋山水库工地采风。当时开工时间不长，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所用工具基本是最为原始的铁锹、镐、独轮车，人拉肩挑，吃住在工地或附近村子简陋的工棚民房里。先生们见证水库的建设过程，与工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以自己所见所闻和手中的笔，讴歌建设者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为工友加油助威。

冯沅君先生生在旧时代，是一位裹了脚的一级教授、著名作家，可以想见以她自身的条件走进水库工地，该有多么艰难。但是年近花甲的冯先生从不避险，甚至哪里艰险哪里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在劳动中交流思想，学习心得，是一位深得大家尊敬的女教授。其实这已经不是冯先生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劳动了，1958年暑假，山东大学从青岛搬迁济南，她和陆侃如先生都是亲自动手，把自己的几万册书籍打包，运到济南。那时正是全国大炼钢铁的高潮，刚搬到济南的二位先生就来到高炉下，添柴加火，老师和学生们心疼这位小脚女教授，劝她不要再来劳动，先生毫不畏惧，从不缺席。

冯先生出生在河南唐河县一个富足的读书人家，大哥冯友兰是著名哲学家，二哥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兄妹三人同出北京大学，小妹被两位哥哥视若掌上明珠，喜爱有加。在冯沅君先生的诗歌创作中，时常看到她对劳动者的赞颂与歌唱，比如她翻译的法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杜朋的长诗《双牛吟》和《工人歌》，无不是为劳动者唱吟，为工人、农民赞颂，可见冯先生心底之晴朗与善良。《歌唱跋山水库》与之一脉相吸，诗句“一担土沙千斛米，逆风战雪忘劳瘁”“群众天才创”，文辞朴实，都是对建设者极高的文学颂扬。

在翻阅相关档案资料时，我惊喜地发现了一张冯沅君和陆侃如两位先生在跋山水库参加劳动的照片。从先生的衣着看，当时天气已经很寒冷，冯先生穿着一身棉衣，头戴围巾。陆先生也是身着棉衣，戴一顶很厚的呢子料帽子。两位先生都是学生出身，读书为业，从小没有干过铲土装筐的活计，在跋山水库却干得有模有样。

我以无限敬仰的心境追寻大师的足迹，走在水库边，静心去看浩渺水波，试图找到冯、陆两位先生在这里劳动采风的影子。但是一切转瞬随岁月去，敢教日月换新天，留下的只有人们的记忆片段。“信美江山，不尽英雄气。”1960年与水库完工蓄水同时落成的“沂水革命烈士陵园”，坐落在蓄水库大坝东端山坡，是为纪念1944年的葛庄伏击战，也是为纪念跋山水库建设过程中，库区人民做出的重大牺牲和忘我的伟大精神。现在的跋山水库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龙泉湖公园，从单纯水利设施过渡到于观赏、饮用、休闲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如今可以告慰冯先生，如您所愿，“长堤起，水从人意，稻熟鱼堪脍”“沂河上，红旗飘荡，锁住蛟龙项”，宏伟理想已经在跋山水库实现了。

诗言志，诗同样具有不可转移的时代风貌，若将凝聚冯先生心声的《歌唱跋山水库》词，刻在水库岸边，定是一处独具时代印记的人文景观。